成大TGIF記事簿——吹襲邊境的風

／楊倍昌

知識學門猶如國境，跨越不易。「單打獨鬥的年代已經過去了，跨領域合作很重要；變成具備多重知識領域的T型人、π型人，才有競爭力」這樣的標語說得好聽。它說明了一個不證自明的心理現象：拳頭越多、能力越多，讓人越安心。只是，如果真的容易做得到，幾十年來，這些話也不會不斷的縈繞在臺灣學術圈，跟哄小孩的催眠曲一樣。

除了一般性的輿論勸說之外，各家教育、研究機構有各自的辦法來達成這個期待：或者是支助跨領域研究經費，或者是強調通識，或者是工作坊，或者是設計跨領域學程。成大醫學院早期在規劃空間上，則是將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老師的研究室交錯安排在同一層樓，透過空間安排，讓不同專長的人住在一起，期望不同專業的人互相認識，進而自然合作。這些體制內作為多半是正規作戰，行動之間總像是穿著禮服參加宴會，有時

也會讓人透不過氣來。「知識、競爭、跨越」，這些語詞本身都已經相當厚重了，在嚴肅的場合談論它，不容易體驗在探索過程中，也可能別有一番輕盈與趣味。知識份子談合作，談跨領域就不能在閒聊之間嗎？我相信做學問像長跑，不一定要隨時拼命衝刺。偶爾而繞個彎，不見得就是浪費生命。

看不見趣味性、可以輕鬆以對的事情搞得太正式了，是臺灣的大學學術環境最讓我困惑的地方。更不滿意的是，大學周圍沒有煙霧繚繞的咖啡館、沒有可以肆意酣暢的小酒館、沒有可以懶散發呆的大片野地，讓躁動的知識份子可以在規規矩矩的研究室之外，聊聊I型人、π型人、跨領域之必要與不必要。沒有廉價咖啡館、悠閒的小酒館是現實。可以確定的是：只是留在嘴邊的抱怨，沒有行動，改變不了任何事。

有時，改變的契機就在不經意之間。跨越知識的國境，也需要吹吹異質的風。

民國八十八年秋，醫學院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（微免所）學生的研究進度報告移至嘉義奮起湖。餐後，同仁散步在小山城的窄道，遇上了霧雨。大家在路邊屋簷下躲雨，一時興起，提議要在微免所擁擠的空間裡，挪出一小塊地方來，建個讓人休息發想的角落。後來，由黎煥耀老師在所務會議上提出構想，撥出經費，確定地點，委請邵長平同學規劃，設計兼監工，其間還有院內同仁的熱心參與。事情的進展一如預期，咖啡角落在當年底開張。角落牆上掛著的照片裡，克里克和華生看著他們的核酸雙螺旋結構，饒富有象徵意味。設計的邵同學還附上小註解：「討論是科學發展的動力，可以從你在這裡喝咖啡開始」。看來，當年那陣圍繞山城的雲霧，必定是為了要催生這個喝咖啡的小角落。

這樣的結局，成為另一個計畫的開始。民國九十一年九月，教育部鼓勵大學以STS（科學、技術與社會）、多元文化、現代性等為課題，推動分區跨校合作計畫，發展學程。當時顧問室的計畫書邀請函所使用的標題是：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」。還特別說明，十九世紀以來，現代大學的學門劃分下，理工、人文泾渭分明，臺灣「人文

與科技」的發展不平衡。教育部所寫的邀請函非常有說服力。幾個常常窩在咖啡角落聊天的人多同意（當然也有不相信的人）隨著科學的發展，科技所衍生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，需要由各種不同的面向來理解。不同學科之間需要整合的目標，說得理所當然。本質上，它也是期待教學跨領域、T型人、π型人的另一種說法。只是，這些年來，臺灣的大學教育中，人文與科技的結合仍然讓人不滿意。在批評之間，還摻雜一些雞毛蒜皮的吵鬧。讓人懷疑，這些不滿意也只不過是隨便發牢騷，打迷糊仗而已。

做實驗科學的人談問題，習慣要把研究的素材先看清楚，否則就做不成研究。依照這樣的經驗類推，如果只是隨興的怨嘆科技與人文無法整合，怨嘆課堂裡的教學不紮實，而不先好好看清楚那些引起吵鬧的事物，就很難理出頭緒來。就醫學教育的內涵來說，當時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：其一、在跨領域的期待下，醫學院裡所安排的人文科目，常常被學生批評缺乏目標與主軸。課程安排為什麼會缺乏目標與主軸呢？對自然科學的人該談什麼人文、社會？想要改善人文教育總要讓人清楚人文是什麼，如果把「人文」寫的好像是高深的博士論文一般，只是抄襲異國文化的條文，對我們自己的教育又

能有多少助益呢？其二、教育的過程所談的是執行的方式。直率的說，臺灣的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後，才有機會自主的追求學問。在進入大學之前，那些埋首書堆的青年人多半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已。迫不得已，大學裡除了傳授謀生的技能之外，還必須擔當教育心智、成就素養的責任。「自然科學的學生該知道哪些人文學科的內容？」，以及「如何安排有效的教學？」所牽涉的是執行上的兩個層面。我相信缺乏實質的探討，只依賴個人的聰敏與經驗，匆匆上路，只會惹得怨言四起。隨隨便便的規劃新課程，隨隨便便又把它丟棄，累積不了經驗就成不了氣候。只是將優美而感性的警句掛在口邊，再怎麼努力，也不會把醫學院的學生教成有教養的人。

當時，我跟同仁共同規劃了一個整合南臺灣大學 STS 資源及推動學程的整合型計畫，來回應這個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」。計畫案的標題是：「構建人文與科技互動情境」，希望藉著教育部這個先導計畫來釐清這些年來所思考的問題。在計畫書中，我還擅自把顧問室使用的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」標題改成：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促進計畫」。理由很簡單，「改進」計畫所著重的是改正既有的錯誤。但是，我

並不知道真正的問題癥結。面對自己的無知卻宣稱要改正別人的錯誤，實在是非常心虛。因此，只想先著手構建與學習情境有關的軟硬體環境，促進交流，了解教學現況就好。而且，在自己沒有跨領域的本領之前，總是要先磨練一下自己的腦袋，有系統的和不同領域的人切磋交流。

在那個充滿理想與天真氣息的計畫中，我們規劃了四個執行層面：一、開授跨校合作的課程；二、成立師資培育發展中心；三、捏塑有益學習情境的空間及氣氛；四、建立活絡的討論社群、構建南臺灣 STS 知識網絡。期望能透過這幾項作為，預防隨興而淺薄的漫談，放棄一再模仿異國學問的風氣，來建立自己的學術根基。這個計畫執行了兩年。其後，因個人休假出國而沒有延續。但是執行這個計畫的經驗，也讓我學到了一些教訓：看清楚甚麼是無端的天真；看清楚自己的侷限；看清楚缺乏熱情之下，會面臨的挫折；看清楚成立師資培育發展中心，是關乎學校體制的大事，並不是短期計畫做得來的。慶幸的是，它在成大醫學院留下一個有趣的星期五 TGIF 讀書會，幾門討論史學、科學哲學、社會學的新課程，還因此認識了許許多多奇妙的人。TGIF，每星期

五，下班前，在微免所的咖啡角落旁的研討室，提供些咖啡、啤酒、小點心，一些同事和一些學生一起讀些有意思的書籍、談論教育、批判大腦、鍛鍊小腦。至今這個軟性的聚會，在醫學院舉辦已經超過十五年，在沒有計畫經費支持的時間，則靠著同仁慷慨的捐助而得以延續。

翻閱以往TGIF的筆記，演講內容與類型跟蜿蜒的小徑一樣，不時有岔路。幾百場的聚會中，述說著許多奇幻的故事，有時嚴肅，爭吵不斷；有時輕鬆，笑聲盈盈。

名為讀書會，所以需要有：「出賣愛因斯坦（蔡維音）、讀書的意義與習慣（黃崑巖）、新世代的村上春樹（黃鉦闈）、父與子（陳文杰）」這些正正經經的討論。TGIF裡的醫學討論，則經常繞了好幾個彎，夾雜著社會、人文的理論，具有十足跨領域的特徵。「醫療產業複合體（吳挺鋒）、藏在疾病裡的哀與傷（鄭淑惠）、墮胎技術的國際輸出（吳燕秋）、走向商品化的醫療服務（劉梅君）、風暴中的決策：SARS 瘟疫下的人性、政爭、抉擇與承擔（邱淑媿）」，由這些標題，就知道他們與硬梆梆的傳統醫學

知識的取向不同。更尖銳的議題還有：「打破王永慶的神話（李根政）、全區覆屎打狗驛的社會性（李宇軒）、是搞運動，還是做研究（王實之）、環境污染議題的溝通策略（林高弘）」。史學、哲學味重的主題包括：「論傅柯《性史》：生命結構與生存美學（賴俊雄）、痰的管理：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癆症（雷祥麟）、中醫的衰微與科學化（劉士永）、老技師的物理世界（張幸真）」。嚴肅並不是TGIF的基調，TGIF也沒有乘載厚重學問的負擔。諸如：「我的西遊記：西班牙求學路（馬心怡）、不是你、妳想像中的非洲：西非聖多美紀實（黃皓綱）、只有敢不敢而沒有想不想的義大利自助旅行（鄭宇容、林裕萍）、春天的吶喊：搖滾樂流派（楊朝鈞）」，這些旅行、音樂、別有趣味的人物，免不了也要出沒在咖啡香與啤酒之間。光是簡單的挑出這幾場聚會，應該就足以描繪出TGIF的廣度與包容。同時，他們也見證當代的臺灣，處處有高手。

幾場學生主持討論的子題中，「自助式國際人道醫療援助經驗（宋婉瑜）、尋·菲雁原鄉（陳韋仁、蔡孟涵、宋珮琦）」是讓我印象最深的自主學習經驗談。前者介紹高醫大 Taiwan Student Without Borders（TSWB）成員到烏干達，參與「簍管修復」的醫

療服務計畫的反省。TSWB 是學生看過《悲憐上帝的孩子》、一起討論「貧窮」之後，所成立的學生團體。後者是二〇〇八年臺灣青年國際行動參與計畫，拜訪菲律賓非政府組織組織，透過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的脈絡來分析海外移工現象。由青年學生無與倫比的熱情來觀照「貧窮」、「移工」這麼沉重的問題，當真是沒有啤酒，就無法讓人釋懷。

TGIF 已經持續了近十五個年頭了，不算短，但是也像只是一眨眼。講者與聽者多元的對話，成為前往跨領域的灘頭堡。這個軟性聚會逐漸催化出成大醫學院裡另一個軟性的醫療、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(Research Center for Society, Technology and Medicine) ，邀請一些人，一起做些無關自然科學、無關升等、無關 SCI impact factor 的計畫。

TGIF，一如吹襲邊境的風，由一個領域吹過另一個領域。也許在這一陣綿綿的風吹之間，將會有另外一場霧雨，淋著另一群人，渲染著另一個角落、刺激另一個計畫、另一個行動案。而被淋過雨的人，也許很自然的就跨越醫療科技與人文社會領域之間的藩籬。也許！

全文自載於成大校刊 253 期